# 乾初先生遺集

#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三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敬璋編校

## 祭文一

### 祭祝開美文有序

嗚呼吾友祝開美以弘光元年閏六月五日午時自縊其弟解之戍時又縊將絕又解之至次日子時氣盡歿功服同學弟陳確制社弟蔡宸襄制社姪查嗣琪既先後來視殮殮後六日復以蔬果之儀相與致祭於祝世兄之靈而確為文以告之其辭曰

嗚呼開美生禀粹質孝親悌弟誠心懇惻惡佞好直嫉惡若
仇賢如勿克胡生不辰遭世顛側羣邪滿朝老成廢黜兄焉
憤怒疏爭甚力既奬忠良亦詈貪墨衆忌日深遂罹不測一
師一弟獲罪南歸講學論道終日不違師曰子疏尋微有疵
意氣聲名未離客私兄聞憮然請益祗祗師曰吾學闇然是
祈難辟近褎貂與析微惟日孜孜廢寐忘飢癸未之秋予亦
東渡假館蕺山同兄寢寤雲門若邪時一縱步出訪名山入
侍師坐訓言必書兄勤予惰計相往返五十朝莫共訂千秋
期无攸斁何意吾兄頻遭大故自兄西還嘔血如流緹騎之

出兄疾未瘳聞信慷慨前途自投妻兒慟哭攀止莫由官吏
勿覺來家撲搜季又代之省府拘留五晝義士千百雲浮踰
山涉江醆金相周兄无一隻行邁悠悠時惟季冬雨雪綢繆
厲倖聒耳冷風劈頭兄安若故无怨无尤甲申正月詔獄于
入一杪雙夾重笞三十骨碎肉飛抗詞无失暨遷刑牢共六
旬日潒泆毛詩沈研周易如坐深山手卷不釋有詔赦之逡
巡未出謂忍乘亂倖脫囚桎遭時不競靡爛崩分三月之變
亘古未聞纍纍賊臣哀哀吾君兄心如割如烈如焚何以未
从師在五雲冒險來歸形容悴槁聞兄北事絕口不道惟時

涕流謂賊未討庶幾中興克綏元老復曰不職謂徒潔矯聿使吾師歸與賦癸乙酉春正再同吾兄戴山之麓閉業執經兄時骨立舊疾日增孰使之然心非一營勤學神疲憤時氣盈兼移母塋未卜佳城縞衣素食血泪時傾身非金石堪此百眚元何夏五虜騎突至舊京淪陷新皇播繫百萬兒鉗吾鄰焉避兄之家人戒言時事懼兄聞知遽起自縊前月廿二弟過兄居閩弟時事直云不支兄曰若此請與子辭古詰有言見義必爲弟曰兄母改塋有期既塋而死於義何虧大孝且忠詎不咸宜兄頷弟言强起自持閏月初二實塋令慈初

五役跋諸作允登再鎰而逝前言不欺兄之綏歿弟實使之
嗚呼開美介石之守疾在膏肓寓世豈久優游考終亦云順
受胡不能俟蹈義恐後曰心所安不可以苟莫向編年問知
與否噫予先祖忝師令尊捨證考序爲世弟昆況同渡江受
業師門弟與兄交非常可倫兄子猶子兄歿猶存凡所與知
敢不盡言嗚呼吾師山陰夫子開之道路絶粒而歿眞耶否
耶兄知之矣不弔昊天亂靡有已吾師吾友循節安理存爲
明臣沒爲明鬼予生惘然曷究厥止兄之將歿歸約諄諄一
切喪葬條分縷陳屏棄俗禮而式先民猶虞諸李勿克力遵

復謂弟言贊助殷勤自題銘旌曰州荐臣弟藹易之謂明學人拜揚夙御不泯其眞義安與否告予惟神嗚呼閑美壽命胡促兄季少予學則彌篤一日百年奚云不足細書格言精楷端淑拜師手札彙藏一櫝不遺諸子不校仲叔弟之懦庸乃悉見屬何以成之終日媿感俟天稍涼焚香畢錄留待兄子長成付讀胡能不悲詞竆泪續尚享

祭許元五文 有序

嗚呼吾友許元五之訃以弘光元年七月初二日至次日癸子同其甥婿俞禹錫匍匐往哭之而不及尸痛悼不已蓋訃帖本云次日戊時斂而主喪者以熱暑不宜久待遂卯時先殮故也哀哉以二十四年之老交至不及一面訣乎殮後五日從余伯兄來奠一盃生平交游中宜无過余者當有知己之言以告會虜騎縱橫里中擾亂匆匆未暇就一詞奠之日已發舟而聞虜破海寧人事倉皇一拜即反元五得毋疑故人之暗嘿抑至此也奠後三日知虜飽颺去人情稍定延復

操筆為文并前所製悼亡詩一首附使人持往以焚告我東臯主人許元五四兄之靈其詞曰

嗚呼笞賢兩垞先生高風峻節百祺儀型豈元令子弓冶是承伯主西臯東臯翕臑兄能大之於拓於更於易淮齋（元注：枕濤即淮齋故址也）于葺蒼亭（元注：蒼亭故與梅林相對）鑿池種荷結龕供偕老棵勁竹奇松㳂藤千株萬樹偃蹇憑陵園池之勝近莫與京山疏灑給尊酒常盈諧心適意佳節良朋殘燈書卷清晝棋枰優游雲泉无逐无營遺去衰末昌蕃屛榮達未可慕窮奚足輕兄之高潔寵利莫攖抗心塵外屛慮茆衡角巾布袍詎易公

卿幼習醇謹老彌粹精持躬接物洽禮稱情不狂不愿庶幾
中行善誨爾子蚤成令名温恭學道不隕家聲亦嫁且昏乃
然尚平宜可及時蕭散林垌兄年長余先鬚尚青栢亦白髮
僅一二查謂當壽考期耋云拜何爲中年錮疾遂嬰嘗謂弟
言老將退尋悵新鬻子苑茂館甥吾私一室另設釜鬵老夫
與妻飢自煎烹與人无求於世无爭悠哉悠哉以終餘齡斯
志未獲胡遽幽徂嗚呼兄疾弟知其萌辛未之歲摧梁眞極
哲人云亡劇盜縱横兄遣反噬家業中零戀懷毋喪憂心懌
懌豈謂暮年復罹百眚兩姪夭折伯亦游冥一室三孀孤苦

伶仃盛德之後云胡不享天之夢夢勿聰勿明寃煩痛割兄疾遂成門單户弱身獨支撑況乎比歲荒亂頻仍今年夏五地坼天崩羣方擾亂動黥冠爰乘鑾家深山日亦數驚兄之羸尫堪此棘荆翩翩長逝蕭蕭雲軿板望勿及能不悲鳴憶從弱冠和聲嚶嚶趍廿四年莫改其恒豈曰如蘭蘭胡足馨寥寥薄俗古道誰興不謂天壤具此心盟今喪其儔悼痛曷勝如夢如癡如醉未醒深媿薄德於兄莫增夫既在前曾不斯繼而子若婚復遺執經翹翹林木拙匠是繼何以堪之不買材英曰有一身楷竭愚誠皇天不惠莫我能矜甫喪祝予

遽奪吾兄一月之内凶告疊脣我淚幾何其能不傾七月初二聞訃來抨殮既有時局不留停故人哀哀匍匐兄庭胡先蓋棺面訣未能負薪良友余皐貫羸復不自慚擅題銘旌殮後五日從兄腹負一師一友來存蔬羹道路譁然言虜入城民人奔竄余心亦抨一盃脯酹誄詞未成眞後數日詢彼游偵曰既颺去心魂漸清濡墨補文以告兄靈和泪爲書一詞百縈知己之言神其來聽

送許元五葬文　辛卯

嗟乎我二十四季之老叟遂錮重泉不可復見能不悲哉憶

啓兄疾將革招我入山屬吕大事中心藏之未嘗一日敢忘

而嗣子遲疑七年始決蓋其慎也今定以某日時下窆爾故

人雖齊子若姪酹一盃於枕濤之莊以申永別兄知之乎嗚

呼而子而壻皆恂恂學道歒行彌厲内孫二人外孫一人日

准舜懷新葆茂間皆啓所未睹者吾兄知之亦可含笑入地

下矣尚享

## 祭山陰劉先生文 丙戌五月

嗚呼吾師何意去年正月二十一日之別竟為永訣乎自去年五月長江不守胡馬橫驅所至人心崩潰浙東西郡縣之民叔守令降附孰非祖宗朝來涵仁厚澤所休養之百姓何以一旦至此碓竊意是時吾師必死而傳聞不一六七月間猶訛吾師率義旅西伐者已漸知吾師不食死道路之言无真月日癡情迷惘信疑猶半東望號頻不知所為干戈滿途母老為累棄而渡江誠所未忍家自老母而下四世親丁共三十一口若攜家東避則力又不能因循至今遂踰年歲死

不脈含殮葬不預執紼人間有此弟子何殊禽獸乎嗚呼吾
師死矣同學祝淵亦以閏月初六死矣淵固病且死亦憤奴
氛日迫強起再縊而死獨確懦不能死又不能編名行伍爲
國家効分寸之勞又丁口田廬倫官所轄輸租納稅不异順
民媿師友而忝所生甚矣師其以確爲非人而麾之門墻外
耶豈憐確母老苟活情亦有不𢖍已者姑未遽絕之也嗚呼
確之登師門最後𢖍事吾師之日淺年已踰于強仕學未及
乎童蒙日用之間擧步滋疚聖賢之道茫乎未聞方期與淵
結廬雲門若邪之中朝夕函丈訂數年游究千秋之業而時

移事違天崩地坼執爻見背明師云殂宇宙茫茫向誰吐語嗚呼吾師視淵猶子視確猶淵淵事吾師如父而確之事吾師未盡豪末也蕺山解吟軒名五雲廣福之間講道論經經旬累日孜孜不倦窮奥析微游必有樽榼之携居必有廣庖之繼來必潔饗食去必腆贐遺雖四壁蕭條吾師多絕糧之困而百方贍給至者樂如歸之安盛德有无已之施宴士廉消埃之畬又何況於德義之訓百未遵行仁賢之望莫慰萬一者哉吾師之聖无媿孔姪弟確之頑有踰亢子家遠路迂牲不及媍耳酌不及躳況市脯沽酒不潔不誠神其毋怒尚饗

祭山陰先生文 癸巳春

嗚呼若確者豈復有人理哉師亦吾不知日師葬吾不知處生為師弟没同行路確獨非人而胡至是若以亂為辭則未聞亂世遂无師生以母老為辭則八年之内將母之暇亦未嘗不東西奔走動踰旬日而獨於山陰只尺之路夙昔誦讀之地裹足不前判若异域邈若天外雖巧言飾詞終何以自解生之大辠一也生之遭遇固極危困而學業荒落至不可言自變故以後兩遭危病再遇凶賊皆瀕於亡幸復苟活一昏一嫁拮据靡寧加以損病連年每至沈篤終於溘喪在

庚寅之三月生夙以疎頑不省家計頻没之後勉爲料理雖
下至米鹽委瑣不能不問而徒然勞擾終亦无益館席久廢
經史不理學道之心轉益麤戾上負吾師下慚吾友生之大
辠二也生固已至愚極孱不任驅策而聰明強力之士尚不
乏於吾鄕或舊在門墻或轉相私淑无不兢兢於諸人社約
罔敢失墜桐鄕張履祥素履樸實澉水吳蕃昌克承二父之
志皆夙所奉敎自餘好脩之士所在多有遠者不能悉數武
林則有西泠諸子爲之鼓吹而苕湖之秀亦絡繹不絶斯文
領袖必有其人又聞婁江以東學古蒸道發揚夫子之明敎

者且項背相望近則更有龍山諸子與確兄子十數人爲省
過之會莫不服膺道訓斐然可觀庶幾風流未泯振興有日
而或名心潛伏或客氣用事自非大力莫克剗除而確復優
游不自振拔不能宣暢師教錫以和平生之大辠三也惟吾
夫子之道廣大神化雖歿猶生其大啓我後俾不迷失闇者
使通懦者使力競者使恬浮者使實雖確之頑鄙猶可鼓舞
而變化之俾㝵晩蓋而少追吾三辠之萬一乎號泣哀籲惟
夫子之仁慈憐而許之

告山陰先生文　志木

明明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蕺書非古大學非經確也闢之不遑敢粤嗟如之人否塞晦冥莫我能信習解相榮矧越後世蠱惑冥勝確爲斯懼幽憤填膺至聖大賢千秋孔曾赫赫靈爽確敢妄攖粤程朱子有宋之英疇曰非賢日升月恒偶焉薄蝕終仰其更何當衆咻遂閉堅城師同雒閩頡頏孔庭雖越千載廉異親承上溯宣聖下質朱程是耶非耶昭然甚明確之誣罔是殛是懲如其未謬寧弗吾於大啓我後如穌斯醒蕺依周禮學歸正誠格致非始誕妄悉屛

俾是聖學遽底廓清若大路然既康且平師之厚德永世其

馨敢陳告詞激切屛營

告先府君文

維歲丙戌七月朔不孝男確薄以牲醴之儀致祭于明顯考某公府君之靈曰嗚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言自童時習聞之故薙髮則虧體虧體則辱親虧體辱親又何以爲人去秋新令不薙髮者以違制論斬令發後吏詗不薙髮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或曰子未可以薙乎曰確生无益於時正憂不得死所而以不薙髮死確其无忝所生哉特此盟也而勿薙以至于今獲全近聞不薙髮而見執者法未必死而大僇辱之終亦不免於薙髮夫不殺而終薙髮

則名垢身辱而吾志不畢遂即憤而自殺而已无解於虧體辱親之辠如是以爲義恐又非管贊之所許也故同辠也而吾猶將擇乎未甚僇辱者故雖亦思變計從俗也而髮非雖之髮父母所遺之髮也不自敢擅敬齋卜日請命於顯考而廼從事乎或曰盍先以之母在不忍也然則于前又何以不畏殺曰苟虜而見殺則是非人子之獲已也義不畢不爾也且吾管之所爲不畏死者非揚揚然號於人曰吾髮未薙不執於官而殺之也凡可以晦遯而全生者无不至也倘篤不幸而卒見獲而被殺而吾心亦可以无媿矣與无故而先自

敘以棄吾母者微有聞其然乎其不然乎謹告

# 告先府君文

維歲丁亥四月朔越有五日不孝男確敢昭告於顯考府君之靈曰嗚呼父之生我四十四年於茲矣德不加進而髮齒日衰罔極之恩終身遂无繇報事已至此悼恨何如家自司訓梅岡公而下于今六世為國名儒一旦地坼天崩遂廻向異類乞活犬馬猶戀舊主而況人乎革命以來即思告退以不忍爲弘光後年號因循未舉謂歲試不到將自除名今年春學廩又已開支而歲試未有期日益復遷延爲疚滋深將卜日告於先聖之廟隨呈本學求削儒籍終爲農夫以沒世

悲夫男之不肖截髮毀冠久竊儒生之號知神之爲恫久矣

是以敢告

祭文一　先影



補

生日告先影文　癸巳

礶呂冥頑向辜教育志業未就奄及五旬追念劬勞不勝愴感潔兹牲醴報萬一之深恩嗚呼此未死之身疇非遺體其猥不自愛以貽所生之羞神鑒孔明不敢望宥

哭表姪丁大赤文

嗚呼吾大赤其未可死也而竟以是月十一日死余時館洄塘且未知其病又何以知其死耶死後四五日人有來言大赤死余悲咽至不能出一語來言者曰此未必真吾子胡遽耳余曰誰以死誣大赤者此言大奇當不妄也既而知其果死廼與爾叉徐高伯洎兒子巽同鼓舟而東撫汝棺而哭之其辭曰

嗟吾子之忠醇兮文與人而皆樸行循循於規矩兮异乎後生者之浮薄謂厚者之必永年兮胡斯理之難卜憶昔西園

之雅集兮家樸菴與仲襄洎吾與汝與檝姪兮又俞查之雁
行此六七子之嘐嘐兮志遠古而翺翔維吾子之加勉兮九
般勤乎篇章計五載之閒構兮戒未明而畢集聞阜甫之雲
板兮予秉燭而先出諸子就而分火兮咸咿唔而奮筆忍文
成而痛飲兮吾念此如昨日何運會之懲忒兮驚天地之崩
隤各旦夕之不保兮悲同人之仳離去歲之秋天先奪吾禹
錫兮令子又忽焉其安歸雖吾大无樂有此生兮念親老而
難弃茫乎罔理亂於不聞惟子與禹錫為昇計固知非一死
之為難但置此生者於何地念吾子之寡兄弟兮仲多才而

遽逝今并不慭遺吾子兮何天道之昧昧痛爾母之殷勤兮
羨家道之整整適冦虐之不過兮至一歲而五遷悼衣食之
頓乏兮而母不言而哽哽竟煩憂而遽歿兮知其目猶未瞑
念爾父之老病兮髮皤皤而遽哀須杯醪以遣年兮恃吾子
之怡之汝不念而竟歿兮又遺之以穉子與弱妻爾祖母八
十有三兮兩目盲而身瘻痛老人之多哀兮方哭爾母之未
已吾每見必相持而擁涕兮今又大聲而哭子吾父姊弟共
七人兮獨爾祖母之尚在見爾祖母如見吾父兮今哀哀其
何以卒歲凡此數者子寧不傷于心兮竟終然而見背嗚呼

死者不可復生兮徒悲夫奚謂也而不悲又无以爲情兮然吾憂其殆也吾何以告爾祖母與爾父兮不悲而豫兮姑留此餘年兮以視爾孤兮與寡婦兮嗚呼人生若旦暮兮可不懼歟

# 祭嫃文

吾嫃以庚寅三月三日死人事忽忽未暇哭子即哭子而未暇文也今死十有三日矣人事稍定又是月之望遂蚤起焚香而哭之其詞曰嗟乎吾累子吾累子吾以貧累子貧而懶愈累子吾實不學子謬以我為學不敢以家累吾學吾有父母子為吾養吾不知吾有子女子為吾衣食吾不知遂積憂勞而有此病也人亦有言糟糠之妻糟耶糠耶何嘗夢見徒虛語耳子於糟於糠日用飲食誰則知之豈惟人不知之且不欲使吾知之而吾實知之而吾敢忘子耶今有女甫嫁有

子甫昏可以少息有薄田數畝皆子之遺可以不糟可以不糠而子即棄去能不悲乎子病將死欲我請女姑於榻前念佛既不汝從又囑我於死後入木作道場五七拜懺七斷誦經我皆不從非我子吝禮所不許子病每勸我買妾我不買子病將死又勸我蚤取後妻我不欲取非我子違我夙有頭暈腰挫之疾令胥病甫退又患耳聾與人對語如隔重墻了不聞一字衰老之狀百端竝起其奚能及此耶嗚呼八十四歲之老母何人供養七年之幼子何人看視人謂吾母多憂多憂吾不敢無憂則何能前路茫茫未知終極子之劬勞吾

生不敢忘吾之孤若子死而竟不念耶嗚呼尚享

【補】為董女告阿母文

維庚寅年四月初六日己丑去母之日三十有五蓋俗所謂五七之辰也母嘗命我於是日請僧衆禮梁王懺以報罔極而吾父不許死母之言不可棄也生父之命大勿敢違也雖然兒豈敢以生死異心哉惟義之從而已母言而義雖死行之父言非義雖生拒之今母言俗也父言禮也故從父言而不禮懺敢荐泩醴告所以不用母言之故嗚呼母以兒等三人勤苦半世紡織之勞等上埤衣食之惡等下埤漸積成病而遂見背嗚呼母豈不能棄勞而即安者哉然而不能則是

吾母之病之死皆以兒等故也如此養兒女誠不如无兒女
嗚呼嫁女婚男而不獲偷一日之安女嫁男昏而不及待一
日之養悠悠蒼天長恨何窮嗚呼尚饗

告捍沙廟土地文

先室王氏病篤之日諸子某某等不忍坐視其死相與持酒食以保於神而廟人又勸其狀以為後拔地某竊非之夫使保而當耶則神留吾狀以為憑而告之於天弗容拔也令病者已死則是神之不准吾狀而棄之也久矣又焉用拔諺云一字入公門千牛不能拔故吏受賄而拔之則官得而罪之官受賄而拔之則朝廷得而罪之故弗敢也令神不問是非不置曲直而獨以飲食細故輕受人保後又以酒食細故而拔之若兒戲然曾墨官贓吏之不如又可以為神乎蓋土地

之所司者年穀豐歉之事其在此廟者則又兼司陂塘堆含捍禦風濤之事故歲始而祈之歲終而報之水旱風雨之不時則禳之海蝕沙岸侵民廬舍則禱之則神享之若夫疾病死生之事神何與焉保云過矣又將拔之不愈誣乎雖曰穆卜之禮古人不廢禱爾上下於文有之然而金縢之書傳之再世以動天感不聞當時又告而拔之也技保狀之說尤為不經此皆愚民貪欲託於神以飽其腹者自污污神獲罪滋大某不敢雷同以為神羞敬告

# 公奠許元忠文

嗚呼人之云亡古今同嘆胡弗憖遺俾是模範而無疾病溘焉一旦嗚呼公之篤學天性所鍾氣若春雲聲如曉鐘淩厲奮發老而彌雄磊磊胸情不可一世管樂自期指畫天地堯舜君民如取如寄學富數奇垂老一第而百六之運適焉是遭操刀小縣搢笏衰朝懷抱未展風散雲飄牢落家山遲迴故里澆花蒔竹窮經課子忽忽不樂未嘗忘死聆公言笑如備如誤讀公詩文如泣如訴悵懷故君覆回永慕三閭大夫長沙太傅爾其窮愁著書廢日失時上究千載下攬來兹鉤

深探賾抉奧搜奇窮年皓首揚雄左思若夫佳節令時花晨月夕好鳥鳴呼賓朋讌集賭墅圍棋嘯歌自得斗酒百篇淵明太白而醉翁之意夫豈在酒歌以當哭飲亦含詬塊磊未澆三豎先守百年同心一日分手嗚呼人誰不死未有如公生平勁直易簀從容不及家事唯詠王風游子遠歸轜木素備必慎必誠無愧無悔天若啟之以報善類山亭寂寂雲木蕭蕭容菴晝掩書卷塵高哉來自山即爾林皐不聞吟聲陰風暮號噭乎痛哉哲人其萎民庶孔悼皇天示災十月之朔日有食之孰不震驚況我親知（是月朔適有日食之異而許元忠是易簀之夕）某等

或玷金蘭或託肺腑或交令子或辱世誼敢曰庸庸古學是
志道業未成咸資砥礪胡天不弔典型遽墜呱呱弱穉煢煢
靈輀大辛之悲亦某等之悲知死知生傷弔咸宜敬陳溥奠
侑以俳辭赫然神魂其來格思

# 偕櫼姪祭徐季嘗文

嗚呼吾兄守廉貞兮君子固窮昔所稱兮兄無間然垂令名兮雖飢而死勝飽生兮何媿何怍游冥冥兮嗟兄之學畧無停兮自髫迄壯日咿嚶兮如癡如騃失寢興兮極深研幾造至精兮未及四十髮星星兮終不爾負賢書登兮胡生不辰喪亂仍兮慼慼四方吾馬征兮卷而懷之道固應兮逍遙林端歌獨醒兮布衣蔬食有餘榮兮倚篁獲屋梅欹極兮月明在天影交橫兮兄時最樂求友聲兮左持大螯右巨觥兮痛飲狂呼驕步兵兮浹日累旬如勿勝兮退而寂然蓬門扃兮

城耶市耶足跡屏兮白首著書槁木形兮晨炊或斷浩無縈兮道之所貴俗所輕兮為人推篤物之情兮心常泰然莫我攖兮忍以為勇墨為明兮兄之晚年稱向平兮胡然碌碌寡安寧兮一蔬一食手經營兮諸子克紹名崢崢兮學究生計庶阜成兮寔所從來理虧盈兮兄之無欲潔且清兮為我後人留其贏兮何以報之竭股肱兮養不逮存哀惸惸兮張子來還展兄塋兮情之所鍾言丁寧兮期我秋間顧茅衡兮言笑永日樽酒傾兮何圖斯語終無承兮一病奄忽乘雲軿兮仰兄道貌儼典型兮兼脩厥德日懋增兮宜眷于天獲脩齡

兮如南山壽不騫崩兮如日如月升而恒兮奚而先我歪凋零兮吾之寡昧無一能兮兄何愛之相繆矜兮屬纊拳拳及老朋兮聞言哀慼哭摧膺兮視殮而歸心怦怦兮疑醉疑夢竊自驚兮伯也腹負尤痛兄兮欲之洄塘羞杯羹兮羸老龍鍾艱遠行兮有子檝世曾受經兮隨我而西奉過庭兮有酒一勺菜一豋兮以奠以獻兄之靈兮物雖無腆德惟馨兮兄其來臨歆吾誠兮

## 祭葉四舅文

大兄命作 辛卯九月二十七日

惟昔吾外祖之敬業兮發藝苑之芳聞蔚神宗之盛時兮歲己卯之一人誕荀氏之六龍兮咸踔越乎等倫謂錫嘏之無疆兮胡履運之邅迍既及身之未竟兮復不福其子與孫吾伯舅之令德兮允斯文之宗匠悼志業之鬱沸兮遽中道而殞喪子仲舅之子而勿終兮至一再而始卷又乾乾其疢瘵兮離黍禾其彌望吾仲舅之邁往兮志愈老而益壯予爾貽之敏給兮知弓裘之克抗忽相隨而奄逝兮嶷釋孫之吳仗既伯仲之丕背兮又何犀季之殀促也遺諸孤之孱尪兮惟

吾舅之閔彌也祈一人之壽考兮謂百年猶未足也胡天道之昧昧兮奪吾舅之乃速也嗟吾舅之集蓼兮遘閔凶於童孺甫三歲而失恃兮十三歲而失怙娶鳳林之淑貞兮曾未幾而告訃方踰艾而再鰥兮茫析薪之誰荷四窮民之無告兮而吾舅居其三也誠仁王之所閔兮矧宗祧之痌瘝也幸為後之夙簡兮謂惟炳為淑賢固詢謀之僉同兮亦倫序之罔愆嗟炳子之受田八兮懼不給乎粥饘紛食指之繁多兮吾奚卜其歲年翳獨余甥之慟哀兮宜有心之共憐惟吾舅之明德八兮歷多艱而困怨克自勵於幼孤兮至衰老而靡倦謂

科名吾故物兮將取攜之如券忽遭亂而乞休兮亦娛志於篇章詩直追夫鮑庾兮書夙擅乎鍾張吾衰年之甥舅兮時碁酒之相羊憶今年之三月兮攜花下之一觴意流連而靡盡兮紛白髮之翩翔知舅情之不猒兮尤毋心之最康庶往來之數數兮慰夙夜之所望何遂成夫永訣兮遽沈疴之勿臧八十五之老姊兮牽我踰耆之小子遠匍匐而將奠兮哭吾舅而不能起昔懿親之拳拳兮謂吾來非易已痛吾弟之肯堂兮僅數楹之未圯賸瘠畝之無多兮復瓜分其餘幾爾同祖之兄弟兮夫奚分乎吾爾祈共相我煢孤兮慎清門之

舉止惟長耳之英達兮又諸孫之濟濟念外家之一線兮慘
孤危如卵累宜扶持之益力兮共均安之休祉寧惟安吾弟
之靈兮實吾父母之所慰責某等之切切兮爾奚忍乎渭陽
視顛隮而莫救兮置吾言之若忘承母命而痛心兮抒悃誠
之數行尚斯事之有濟兮其敢憚乎趨蹌知吾舅之式臨兮
默啟佑夫羣良永百世之宗祊兮與天地而久長

哭孫幼安文

今之議者必以幼安之客死而未有子也而追咎其出曰惜乎其多此耳確獨以為不然夫以幼安之死無子而惜其死則幼安一出而馴貴官積財鉅萬多男而壽考便以為幼安不虛此出矣此真至愚極陋之見烏足以定賢人君子之品量哉向使幼安於道無聞雖抗志不出簞瓢屢空以終其身而吾曾不以幼安重也即一出而馴致貴官積財鉅萬多男而壽考而於幼安又何如（元本作有）也知富貴顯榮之無加于幼安則知雖客死無子而亦無損于幼安也又何尤乎向者變

致

革之初幼安嘗削髮皈空門有終焉之志旣而以家貧母老彊顔一出意大不怡故幼安之削髮皈空門非正義也而終至於不辱已而去尤非所願也吾知幼安有所以爲幼安者而不在乎區區之閒也幼安終非富貴之人使幼安而在吾知其席未煖而賦歸來不待言也而幼安遽死徒使吾言之不信于人嗚呼可痛也夫幼安之天性孝友孜孜好學有過人者其抑心下志忠事儕輩切切偲偲與萃羣材如將不及焉幼安文章氣誼吾鄉莫之或逮而畏義隱約終始一貫其不變節于當官可知也其將終無所過而返可知也則幼安

雖出而其所不出者固在也則幼安雖死而其所不死者固在也幼安何恨吾悲世士之論不知本末而徒相切切然以幼安之出為恥且以幼安之出而遽死為恥嗟乎此夫不自知其可恥而漫焉以恥人之不必恥吾所以致痛于幼安而不能不遺憾于俗議之悖也

哭吳子仲木文 丙申二月朔日

嗚呼以休仲木之孝而死以仲木之方壯年而死多材好學而死力善若不及而死能不悲夫嗚呼某無知叅衰於斯道已無望惟日有望于同人而仁賢凋落前冬葢聞美今春殯仲木天之奪我良友如將弗及抑何慘與嗟乎人孰無死忠節先生死忠吾子死孝死復何憾顧先生不可以不死仲木不可以死而竟以毀死殆夫賢者之過矣嗟乎人孰無死死生命也仲木固以毀死世人不毀夫皆死何獨毀能死人哉而同人或云仲木而死則為善者滋懼其然乎其不然乎仲

木年纔三十有五耳而世人或死於三十五年之前後亦或死於三十五年之前要之於死生之際何等耶死同而所以死不同仲木雖死有餘馨矣宜哀傷之與有惟是本生母夫人在堂妻少子幼此在釋氏欲一切脫離曾不足致懷而在吾儒則殊有未能忘情者兄臨死數日從容語笑兄本作笑語灑然安命何其適也嗟乎生死兄本作死生之際蓋亦難矣俗士不勝可憐之態而賢者又或矯而過之予懼學者之于仲木或舍其日用常行孝友敦篤之懿德而反稱其去來順適之達情則失吾仲木遠矣是以又具論之惟仲木生平樂受盡言

其夫尚聞予言否

祭吳仲木文

丙申二月十二日同學弟陳確從龍山交人蔡遵朱天麟祝沘許嗣查樂繼查嗣琪祝瀚許全可洎確之諸子檥世錫世枚煌世並兒翼等以醴羞之儀致祭于吳仲木社兄之靈而確又為文以哭之其詞曰

嗚呼吾黨之好學者獨以仲木兄弟為首稱同人向往若奉師傅而仲木何忍舍之而長往乎嗚呼三四年以前仲木與海內諸名賢交甚懽而時不遺某三四年以來仲木與某交洎某之諸貧交交甚懽而亦不遺諸名賢然而仲木遷善之

疾改過之勇奔軼絶塵俾某等皆瞠乎其後者則惟此三四
年來之學某嘗與龍山諸子撫掌稱嘆謂仲木將遂爲聖賢
中人矣吾輩優游且自處何等乎何意勤者沒而惰者存周
公無逆克壽之言遂不復驗是可痛也仲木夙工詩古文詞
時輩莫及人曰忠節先生年譜是仲木平生一篇絶大文字
余曰有進焉者仲木之居母喪是一篇大文字去春同人聞
仲木之過毁皆惴惴焉有不勝喪之憂惟某大屢書爭之而
仲木之哀毁益甚人皆曰此仲木之過然而古之君子有水
漿不入口七日者有五日而不食者有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者如以過則古之大賢者固已過矣寔獨仲木至于死生命也曾子毀不死顔子未毀先死禮之所訾何足以揜賢喆乎嗚呼此乾坤何等時也亂離瘼矣我輩有生之苦無生之樂子之死誠樂矣子在地下有山陰先生以為之師閑美季趾以為之友父子伯姪懽若平生（元本作素）伯載接侯更奏塤篪天下之樂殆無過此宜仲木之（元本此下有臨死二字）言笑晏晏略無憂戚也嗟乎吾言過矣吾言過矣斯豈吾仲木之心乎哉生死一理生死一心雖生者之戚而（元本作抑）亦死者之痛也寔其樂仲木之勉自懽慰其重傷母夫人之心與羣季之心而然乎

否乎

## 哭徐敬輿孝子文 癸巳

嗚呼人心失禮教衰而斯人之絶無異於禽獸也非一日而然矣孰親之喪而飲酒也食肉也室家之讙宴也欲不謂之禽獸可乎某昔之居父喪也如是既而追痛無已則嘗爲之著喪實以呼號天下之爲子者而莫之或應也於山陰尋劉世兄伯繩子焉去吾師之死已九年矣而猶未復寢與膳也問何以至是則重痛吾師之以饑餓而死焉故也於錢塘尋二徐子焉居母喪幾大祥而猶未復寢與膳也此禮之常無絶奇者而世俗之士鮮能行之非惟然也雖夙稱學道知禮

之士大鮮能行之吾故聞而媿焉欲敬拜二子而納交焉不可辱也則張子尹來先示我以所訓之書視其書則皆鍾張之古法也誦其書之文則曹魏之清華者也因其文以求其人則踽踽然而窮浩浩然而適廩廩然而嚴而志不忘在溝壑者也吾見而喜焉欲敬拜二子而納交也愈不可以已也去秋之仲則二子儼然過而教之以我稍自異於世俗之士故也我屬有幼子之嘉禮焉二子不脫衰而見夫不以世俗之士而待我也辱益親其道範焉聆其微言焉且數晨夕而未已焉則見其氣剛以沉其才肆以斂其思靜以遠其方介

也可畏其溫下也可親則吾昔之所爲媿者益媿喜者益喜將與二子久要焉白首焉且與吾之子若姪世好焉而未有窮也曾幾何時而敬輿竟棄我去且竟棄孝先而去天之所以生敬輿如是而已乎敬輿之所以交我如是而已乎嗚呼可痛也方敬輿之病痢也尹來謂我曰敬輿之病不起矣吾師麗京之言也爲之奈何予曰不然雖麗京之手與目未若吾之臆也敬輿吾未見有死法焉而何憂乎病而敬輿竟死使吾之不能以臆勝麗京者敬輿而已嗚呼可痛也孝先兄弟幼孤未幾遘亂播遷厥居未奠母子流離動遭白眼前年

有母之喪去年冬又有敬輿之喪嗚呼敬輿已矣胡天之所以厄我孝先不遺餘力之若此也則吾又遑知非天之所以玉成孝先之不遺餘力之若此也則吾孝先其重自愛以愛其弟若姪所以仰承乎天之所以玉成吾者夫不遺餘力焉其可也今年春二月自山陰歸始𢔶同吳子仲木過孤山拜而哭之去敬輿之死將百日矣棺衾之費何自歟妻帑之食給歟塋有日歟吾皆不𢔶而知之也則又朋之不足恃夫已甚矣則吾所以責孝先之意不能不益亟矣嗚呼痛哉

#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四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敬璋編校

## 祭文二

### 祭查母朱碩人文

嗟乎士固有遇不遇況婦人乎雖然使生孔顏於盛王之世位不過三公功名不過伊呂無絕奇者故士窮則道彌厲女窮而行益至顧其人何如耳窮烏能累乎然窮一也而所以處窮之道有不可同年語者每見世儒無識喜揚節烈於幽貞之德畧而不宣吾甚恨之夫女子不天遭履厄難一時引

義千秋嘆咏其誰曰不宜至若艱貞備德之婦畢生憂苦無
烈女赫赫之聲而檢其行事有萬非烈女之所能忍者又曰
此恒德不足道嘵乎此吾夫子所以致嘆於白刃可蹈而中
庸不可能者也其失不知輕重甚矣今且無論世俗即書傳
所載有若查母之上不媿舅姑中不媿夫子下不媿諸子婦
者乎非徒不媿而已其上事也循媍之職而兼倚子之道其
俯育也有母之愛而又有父之嚴是以二人悅豫於上諸子
恭義率德於下且而外內之事心計手營五婚二嫁黽勉過
禮堂構奐然以新以拓不出户庭細大畢舉而美利不言括

囊无譽是為難耳嗟乎人事不可知而可知也天道可知而終未可知也方查母未結褵之時而夫子已病也人皆為母憂之曰胡天厄我母之甚乎而母曾夸然若不我厄也來而事夫子益恭相夫子益勤四十年如一日也豈不劬勞然夫子逸矣豈无荼苦然夫子愉矣夫子雖善病乎而翻獲壽考非吾母之賜哉故曰人事不可知而可知也及吾母之教諸子而皆有令名也人又為母慶曰天之報我母若此其不爽乎其後先摶羊角而上可計日待也乃以二南之才之學而尚遲一第也二典之直躬慷慨而傫然病廢也二宜之粹質

雄文而弱冠蚤世也二雅之潛光隱耀二宋之風擧玉立而皆未獲顯懿也故曰天道可知而大未可知也語云是鹿是㲲必有豐年言雖歲運之靡常而積勤之終必有獲也今吾母之所以教諸子與諸子所以承吾母之教可謂鹿㲲不怠者矣而吾母卒不能豐年之待而遽焉仙逝諸子能不悲乎而某等能不悲諸子之悲乎嗚呼母雖死矣諸子其敢忘吾母之教必且勤道不猒以康病父之心而大慰死母之靈如是則天雖不可知而終無不可知也是在諸子矣尚享

祭查母朱碩人文

嗚呼俗士苦不知道羞語錢財牵敗行檢而孔冉論治先富于教自唐虞以來未之有改慎此者昌失此者亡故老氏寶儉易嘉安節家國天下同條共貫安可忽乎往學憲先生之貽困云贍給然入為後者三而太學公獨能大其業中庸稱文王之無憂但言述作不及壼德蓋其畧也夫千金之家久而不治則誅負盈門令以太學公之優游无為而家日起雖清淨致理有合太上之道而吾母之綜理精密克贊於門内者又烏可沒也聞之福報之理積憂勞於前者必獲康樂於

後延者英來兄弟頡頏雲路諸孫之秀玉立於庭家門餘慶
方來未已母宜康强久視坐享无涯之福何太學公即世未
幾而母即奄逝豐於功而嗇於報如是者耶吁嗟吾母遭世
衰亂近十年閒遘百六毒幽憂成疾以至於此也歲之壬午
貪尹煽虐借名斂什蔓抄吾民我太學公驗家之半尚猶未
猒屬伯子雷奮君克斂手家以稍安而載經鼎革寇虐未遏
毒螫之加於母家爲甚剽刦不已卒焚其舍西依鳳林聖儀
蚤世弱嫠哀哀母心如擣來遷於我夫子殞喪一慟卑仆哀
踰華杞盜又不戒英來受敉母子驚魂奔竄城邑塵市湫隘

不能容居伯仲與季分而為三蕩析離居歲無寧宇今年夏又有季子之喪白首哀號二豎遂守豈不悲哉七月之杪我從子某西來候母疾來將飭裝北上深以母病為疑殷勤問某而某不能力止使疾來遂負終天之恨某聞訃嘆悼曰是吾之罪也夫是吾之罪也夫嗟乎豈惟確一人之疚某等久辱世誼孰非猶子聞言哀感痛結於心嗚呼痛哉厥居未奠靈露逆旅朔風游子四千里外知耶未知悠悠蒼天長恨何窮嗚呼尚享

# 誄查母許碩人文

孔子之條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其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久矣夫家道之貴嚴故雖母亦得稱嚴君而母德之第以慈著非其至者也惟碩人之適查也遭家不造業中落母則相夫子其皇君以勤起其家及其皇君蚤背諸孤藐然未知所成立母則以嚴敎其子是故有母之勤而向者悞介先生之家雖廢而弗廢也有母之嚴其皇君雖死而弗死也母道之貴於有家也如是嗚呼人類何常之有有鬚眉而巾幗者矣則大必有巾幗而丈夫者矣非他人碩人是

矣人孰無生貴生有所益焉耳人孰無死貴死無所恨焉耳碩人夙奉兩隮先生之教克恭婦事理査氏既衰之緒持數世孤撐之門户而日益光大也潔酒醪以娛賓而四姓之姻婭遠方之賢者至而如歸也不出户庭灼知其人之賢不肖而石丈兄弟之交日益慎也欲其子以色養不欲其禄養而石丈兄弟之德日益脩守日益固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石丈兄弟有焉傳曰能如是乎與子偕隱碩人有焉嗟乎俗流失世敗壞而先王之禮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也非一日矣頃吾聞碩人之喪也家錫姪爲相欲爾佳浮公息諸子

為之左提而右挈之非家禮之所行勿行非家禮之所止勿
止使吾鄉㬰一改陋俗之觀而式於先王之禮教者自碩人
之喪始也進而求之石丈兄弟哭泣之哀饘粥之食乾乾焉
皇皇焉雖以石丈之病之甚克自勉於禮焉使吾鄙之士知
親喪存乎自致而不忍自夸於禽獸者自石丈兄弟之居喪
始也有子如此母復何恨乎是故有母之嚴而後有諸子之
賢有諸子之賢而後能行先生王之禮自今日以後士之志
於復古者不幸而至於大故㬰一以碩人之喪儀爲準人子
之欲自盡其哀情而不甘同於行路人之衎衎酒食者一以

石丈兄弟之居喪爲準式翕然遂成禮俗焉抑亦未可知之事也則石丈兄弟錫爾之孝不更無窮乎而母之教不益廣乎

哭韓阜甫文

嗚呼吾之知阜甫也以阜甫肯直言攻吾之過阜甫夫誤不自掩其過而樂吾之攻之也兩人以此稱相得甫一二年所而我與阜甫各東西歸歸不數數得相見阜甫則業醫醫名日起我學道道業日退是則阜甫初不以去我為憂而我乃深以去阜甫為病也既而尋阜甫醫名之所起則謂阜甫每治病必廢寢食而求所以生之其生之則若非吾生之不責其報其不生則若吾不生之又廢寢食而求其所以不生也故醫名則日起而阜甫已數致嘔血某聞之而嘆曰古稱好

仁之愚阜甫其是乎夫病之不死者阜甫雖不廢食寢固不死病之死者阜甫雖廢寢食固死由此言之阜甫雖廢寢食於生死之病而兩不爲功而徒以其身殉阜甫殆不得爲知矣吾嘗欲以是言告阜甫且欲告同志之凡業阜甫之業者而皆未之告夫以阜甫之去我而東故也而阜甫竟以是死嗚呼吾之攻阜甫不若阜甫之攻吾勇也吾負阜甫矣雖然以我殉病者而殺其身與以病者殉我而殺人之身二者之相去又何等乎則阜甫固愚矣而仁故厚矣吾聞阜甫甚貧去年獨舉三世之喪不一以累諸父羣弟阜甫若預知今日

之死者某固嘗有勸𨳝之言夫以見阜甫之勇於從義而阜甫自此夫可無所恨於地下矣若夫阜甫雖無子弟之子則阜甫之子阜甫雖尚有母阜甫之母則弟之母也已命不可𢃄俯仰何媿此夫非阜甫之恨矣在子若弟元本有者字勉之而已矣獨使我一旦失此直諒之友不得元本有復字聞吾過斯則某之所深恨焉耳矣

送祝開美塋管山祭文

嗚呼開美管山尺土終埋良友使皤皤故人永隔幽明能不悲夫嗚呼確之闇懦負兄實多誤何言哉復何言哉兄遺言祔塋而後人弗克遵弟不能力争致暴骨十年卒分塋此山罪一也遺言勿令諸子專習舉業養吾二陶嘗問弟云何弟謂習舉業似大无害但不可出就有司試耳竟用弟言兼習舉業而兄之仲子恒明遂欲出試雖將來必且革心而弟不能防於未然使曾有叅差之失罪二也確誤過自暴棄老大而无成弗克率先令子令弟偕登大道猶不免為流俗之人

皐三矣自茲而外確所負兄者不能悉數嗚呼若確者其猶自列於人類乎今年六月又妄作大學辨一篇同人皆以為皐兄之明知雖死猶生必能為弟精別是非若確言誣罔其上告我山陰先生立賜幽譴以正无知妄作謗古惑衆之皐此孔門鳴鼓之義於兄所必不能辭者若猶有愚夫之一得其大大啓我後死諸賢毋俾世迷使聖學復大明於世兄之惠也兄昔在師門任道甚勇今豈忘之歟因諸同人祖奠之誠附竭愚衷並辨書數篇焚靈輀之側明明開美尅垂昭鑒尚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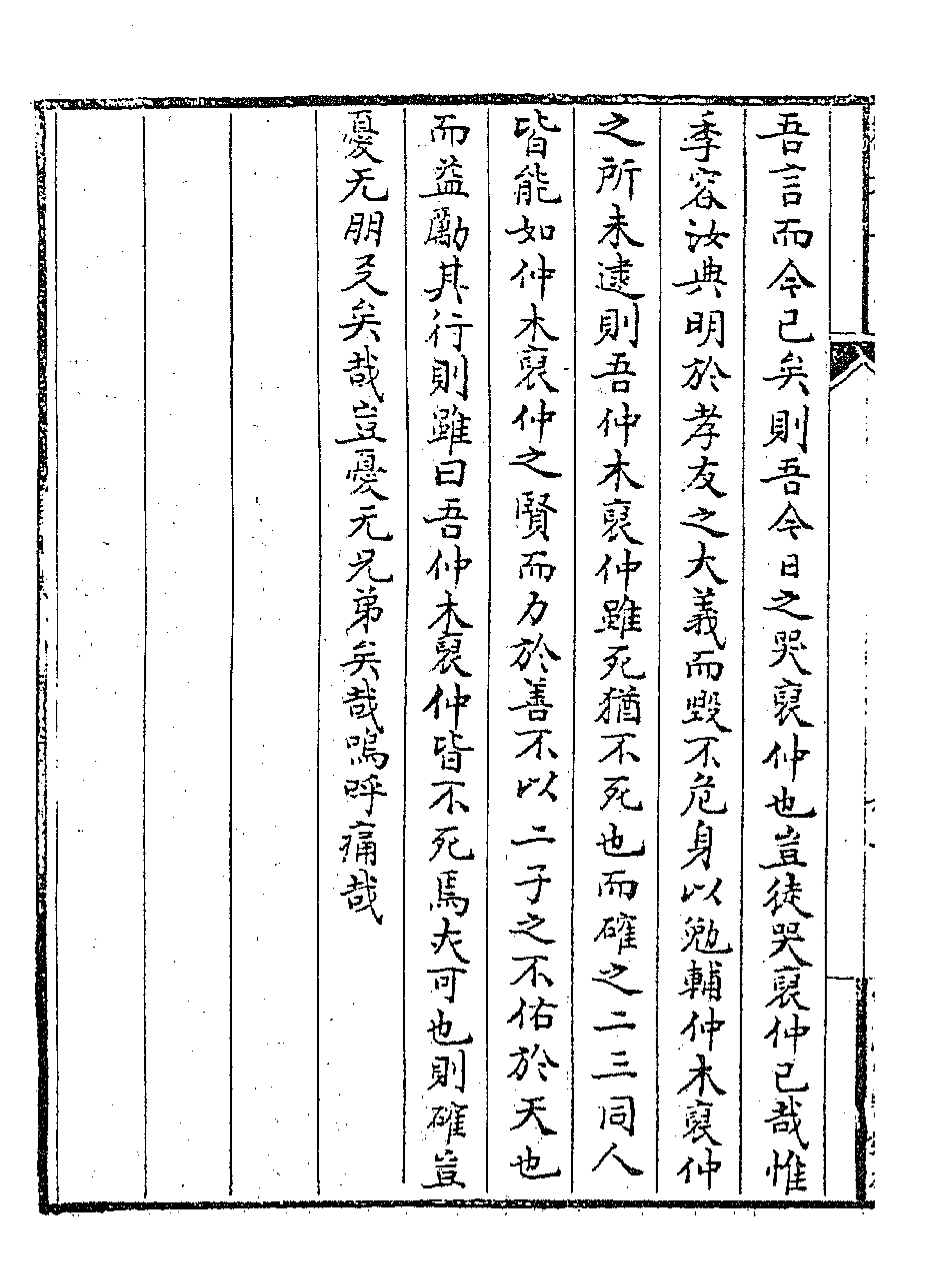
哭吳子裒仲文

己亥正月初五日丁酉吾友吳裒仲死而先仲氏即於是日發病某未能往哭也十四日戊申而先仲氏死矣又越十日始𢔶從同人往哭之哽塞不能出一語故歸而屬之以文其辭曰

碓幼學於伯仲則以兄弟為師友晚年獲交澉湖諸吳子相規也而日相親則又以友朋為兄弟友朋兄弟吾未知其孰親而孰疏無何丙申正月仲木以毀死殮之日而先伯氏之疾發越月而伯氏死今年正月裒仲夫以毀死死之日而先

仲氏之疾發未盈旬而仲氏又死何兄弟友朋死喪之哀相隨而至之彌速也此確之奇痛也仲木之哭母也期而死褱仲之哭母也將期而死兄弟死孝旣若合符節而季容之母之喪前褱仲之母之喪不一月汝典之妻之喪前季容之母之喪不旬月此吳之奇痛也韓阜甫之死也仲木爲經紀其喪踰年而仲木死鄔行素之死也褱仲爲經紀其喪半年而褱仲又死褱仲行素兩人嚴介之性畧同其相隨而死也尤彌速此確之奇痛也之四子者皆澂之良也而勤攻我過啟確恒樂就之至二吳子愛我尤深則憂我益至憂我益至則

規我尤切確比有辨學之言二子規之不遺餘力確感二子之言（見本作遠）入於骨髓然卒不敢偽從則確之所憂又有大於二子者去年二月行素襄仲偕過確確正以氣情才辨侮聖言諸篇襄仲默然无言已而示確詩有古學賴重明之句則襄仲其已許我乎否乎嗟乎古學之不明久矣確幸竊聞山陰之餘教因申明其未盡者著於篇至萬餘言惟確之諸子與龍山諸子恒有然其說者然亦未敢遽謂之心得也外此皆望而却走耳以吾仲木襄仲之明膚必終鑒知之而今已矣以吾仲木襄仲之賢而力於善不惟能明吾言必能終行


吾言而今已矣則吾今日之哭褎仲也豈徒哭褎仲已哉惟
季容汝與明於孝友之大義而毀不危身以勉輔仲木褎仲
之所未逮則吾仲木褎仲雖死猶不死也而礭之二三同人
皆能如仲木褎仲之賢而力於善不以二子之不佑於天也
而益勵其行則雖曰吾仲木褎仲皆不死焉夫可也則礭豈
憂无朋友矣哉豈憂无兄弟矣哉嗚呼痛哉

哭伯兄文　丙申

嗚呼吾父母生我四人如身之有四體今殘其半矣痛何如哉嗚呼伯兄於確兼有父師之恩維持教養以至今日嘗欲冀一日之成以圖涓埃之報而自革命以來確既自棄兄亦連歲卧病曾不獲受確一日之養而竟遽焉長逝也痛更何如哉伯兄愛確尤倍常等兄有詔於確確未能盡從確凡請於兄靡勿俯聽者確則不恭而兄愛彌篤今雖欲復聞伯兄之命而聽從之恐後也不可復及矣痛何如也兄屬纊前十餘日確候兄榻前兄張目視確曰吾死日不遠仲兄館於外



兄

喪中事爾无坐視碓兄不能應而心不敢忘令兄死碓不能相諸孤以從禮從儉而未免有過禮之費以貽兄憂也不能助勞助費任樾世孤之貧困无聊外役内憂之交迫而匆之恤也不能亟襄大事扶柩入先人之兆而濡遲冠本作滯將俟之冬月也兄病中欲自譜年書口授碓編次其事而至今未能卒業也痛何如也嗚呼以兄之學而不獲一第也以兄之通智鴻畧而不獲少試以事終老蓬泌也以兄之曠適而厄以七年之疾也以兄之孝而不獲終事吾母甫及古稀而遽奪之膝下也豈亂離云瘼而先去以避其禍乎兄之多才能事

鬼神寧棄九十歲之老母與仲兄與確而往事吾父於地下乎確之不孝其又能克從仲兄孝養吾母以毋貽伯兄无窮之恨於重泉之下否乎兄之篤孝生死一心其純佑母躬俾永康强以默助仲兄與確色養之不逮也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嗚呼今年元日祿爲吾母進九秩之觴兄色喜曰甚善吾久病嘗恐不及待今死无恨矣已而確有𤯝生吳仲木之喪確哭兄夫哭曰吾病良苦奈何不代仲木死无何兄病遂劇未踰月而遽死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確之不德而天降之割也奪吾友之不足而又奪吾兄也確始哭吾兄而不

能成聲也踰月而哭兄能成聲矣未能成句也于五日之祭而後能句以哭之兄其聞之乎其不聞之乎嗚呼

# 哭仲兄文 己亥

碓自年十五從仲兄於祝十九從伯兄於靈泉山二十又從仲兄於審山之陰皆許以有成二十後碓始違兩兄教餬口於他卒積懶放无成負兩兄實深兄弟四人既各有所就不遑時聚又重違二人色養時疚於心无何崇禎己巳七月遽有叔兄之喪明年九月又有吾父之喪詩書誤人百死莫贖碓自此已絶意榮進兩兄勉之姑出稿一衿非其願也而兩兄又期以遠大久之終无所成兩兄之才厺數困場屋未有所遇會申酉之難碓從兩兄竝棄舉子業優游養母未幾伯

兄遘疾（兄本作疢疾）不離床褥者六七年丙申三月忽焉見背則仲兄愛確尤倍恒昔每云母年近百止餘我兄弟二人吾固衰病弟年夫望六何得云未老頗蚤自休息又云吾子不若兄子不能替力使我每不得閒弟子猶吾子耳豈非命耶雖然母徒自苦確夫感兄意自楊遷陸求近母兄為朝夕承驩計兄為色喜然確甫遷未踰年手口拮据碌碌未有寧居聚樂曾幾何日而兄忽棄確長逝乎兄連歲田瘧去冬差強飯確私心甚慰惟吾母疾嗽不時發兄弟竊憂念之歲朝虔筮遇鼎之蠱確愕然曰止兄姊與確三人若鼎立而折足之凶

將誰任之无何五日而兄病又九日而兄逝矣繇衆卒踐何
其痛也生時若不得自閒至此夫不得不閒煌雖欲替力豈
可得乎雖欲不替力又豈可得乎父兄相繼見背老母弱嫂
事益不支安可優游復如前日復孫已婚將在成人之列孝
事之禮雖不逮父祖猶逮祖母母也惟勤惟儉惟恭惟順以
孝事母祖母雖不逮父祖猶逮父祖也確既負吾兄之教猶
冀以失之於身者庶幾將得之兄之子與孫力學有成以善
繼述乃祖乃父之志之事確夫不敢不愛其身以終事百年
之老母以卒兄志也確始服伯兄之喪蔬食百日兄作色言

弟年過五十大多病禮五十不致毁又老母在也宜自愛令

兄喪蔬食甫彌月而吾母每以爲言又念兄昔日之言竊自

恕也嗚呼確負兄寧惟此一節已哉母適日病饍呼確摩背

久之曰兒不若仲也吾宅日嘗饍仲從向隙望見亟趨至一

手按吾胷一手摸背輕重疾徐並合法度須臾饍愈念令安

可復得言訖淚下嗚呼確之不逮兄又寧惟此一節哉已哉

嗚呼痛哉今春寒食尚脩先塋之祭未敢遽從家約敬俟之

明年以兄前日未甚許敌也痛兄不得與祭分一觴獻于靈

座而侑之以此文嗚呼尚饗

## 哭老友董立翁文 丙申

於戲立翁竟之於釋而不反耶其形釋而實儒逃於空而非真空者耶夫儒教非不空也而以實爲空以實故艱大而弗辭爲空故巍巍而罔與釋氏則以空爲空而其實亦不能盡空以空爲空故倫彝有可廢也不能盡空故厲民而以爲功也此儒釋之异是非邪正之分兄其（兄本作宜）知之審矣而曷其終之於釋而不反也確居平每戒同人勿妄攻釋惟當反求諸身果有以善於釋乎則釋不待辨而伏矣若猶有媿於釋乎則將自治之不暇而奚釋之攻自此絕口不敢與釋爭一

語而獨不忍舍我立翁以三十餘年忘形之交剖心相信不翅若親弟兄而何忍棄之於釋又世為御史公之大宗而無子且異時年力尚可以有子而无子而何忍棄於釋故欲辭往復時夫有之而終棄之於釋則確所謂反求之學疎而誠不足以信爻也又何尤哉令兄无子而有子而又甚賢於吾子又兄釋而非釋孝友篤行不苟取予足以股肱聖學所謂逃空而非真空者矣獨歸約諄諄欲外父母之身而猶荼毗之俗則兄子思東深以為懼遺書問確確不敢不以正對而戒思東且勿以其說呈而翁以兄方病甚故也而兄病竟不

起夫終莫敢恭毗吾兄者則終不敢不以吾說呈兄以確平生素无欺兄之言故也若夫與奢寧儉聖人之教三復歸約致意良深則確每屬羣從祗遵遺令今其或者奉行未盡以遺兄憂則確等與羣從不克相爾于以力行古人之禮而非斬馬衰絰者之過也嗟乎傷哉三十餘年之交自此遂已茫茫泉路相見何時東樓明月梅清桂馥之宵松閣溪聲雨霽雪深之日我杖遲回何能已已於我立翁雖死猶生龕化之辨以終不忍棄兄於釋之志兄宜深鑒兄子猶子有知以告今子苟不忘前人之愛則三十餘年之交自此遂復无已確

之愚鈍所以報兄愛於萬一者或尚有時而兄之所以教不肖確者終不可復聞已乎抑時默佑其愚俾終不墮於禽獸者而後已乎則汲菡者乎嗚呼

# 公奠董爾立文

〔元汪〕仲兄主祭

聞之脩德於躬必厚其報雖有小變不失大常以驗於兄何其外耶兄至仁肫肫彌綸姻族三鄉兄弟如一父母同方執友生死靡間植德之厚古未有加雖他日嘗館兄家兄有友人虞德宣之喪累日哭雖深爲感動曰此其交非甚親暱者而哀至於此今年春我伯氏之喪累月哭則可謂親暱矣雖然未有哭友若斯之哀者也而況肺腑之親骨肉之愛乎然吾兄積學而未顯其身積德而未廣其宗此吾鄉諸子僉以爲痛者也夫周王多男本於惠鮮之澤故急人之窮必不已

窮者也恤人之困必不已困者也兄生平歒施𠃵獨日不暇
給某遺之不能盡知知之不能悉數至若兄御史公而下四
世之子若弟之家事身事皆不啻兄事孤稚者撫成之不足
周之疾痛患難營救而安全之未若德者嚴教督之善如己
有不善如己過卒之至誠之動應如桴鼓故兄之羣從蒸蒸
孝友光於吾鄉者无因故焉唯兄之以也而天之所以報兄
者竟如彼嘗憶兄抬語坐右有曰天之厄我如不我克孤我
鰥我獨我天定固可勝人而卒不能寡我人定亦可勝天其
言絕痛使我不忍竟讀又不惟此兄止一姊我族祖母也斬

焉狂疾四十有餘年沒齒而无愜志一女甥甫嫁而寡毒甚姊氏一婿負才久病遽損夭折親串孑然如既霜之木无一榮枝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則兄之逃禪雖性近之尤或有所不得已焉矣然吾聞之天之福溢人非福之也將厚其凶矜而降之罰也則天之禍善人非禍之也將甚其窮困而集之祉也吾又烏知天之醞釀蓄積欲以厚善人之報於无窮不且在思東與思東之後乎哉則凡我數姓通家之子若弟欲以報父執之德於无窮洎兄之羣從欲以報伯父伯兄之德以翼大宗於无窮者不盡在思東與思東之後乎哉則

吾所謂雖有小變不失大常者夫又可必之於兄而又何疑於蒼蒼之天矣哉

哭鄔行素文 戊戌

溆固多賢然溆城彈丸碓所昇交者大无幾人而甲午六月阜甫死丙申正月仲木死今年七月行素又死不四三年間而連奪吾溆爻又皆在壯盛之年碓之哀慟復何堪此離索耶崇禎己卯春始交行素於邵灣山中則阜甫為之介然碓時行己无狀為干祿之學行素大未釋然葉碓實未有以進行素後數年遭亂流離雖骨肉之親或不及時聚而行素去予家四十里獨未能忘碓時過碓有所論述碓以是昇益悉仲木兄弟之賢而行素之貧日甚其介大日甚嘗資衣食於

葉籠中碓謂豎不如農行素退而與其子力耕養母葺一茅於北山之野風雨不蔽行素恬然居之其屋家孝友雍肅碓所未及碓嘗過其家其家人與客止閒一破壁竟日不聞闔聲似閬无人者而朝夕供客饔飧已不裁而具每歸與翼兒語而嘆之顧其胃中多所不可无論世俗即吾同志數人語及輒搖首莫一當行素意盖其所不可者真不可也雖碓夫不謂可然碓以爲聖數久湮士鮮實學吾姑取其善而其未善者且少俟之耳行素則時留胸臆閒故吾鄙之愛交朋无若行素之肫切者令行素死吾同志何以不負行素乎昔吾

又陳季雖疾惡太甚確每見聞之而季雖卒憤憤致疾未三十而死吾行素之養則進於和平矣宜若无季雖之慮者令年夏久不過確則心竊然疑之而未諡斯從澈來固言行素病確知其中鬱命禾兒録陽明答劉内重書寄之以廣其意書未去而行素之訃至矣不大痛哉往年阜甫死而貧甚則仲木力疾經紀其家其母妻昇至於今无凍餒令行素之貧甚於阜甫累更重於阜甫而吾同志中又莫有若仲木之急死友者是可愧也畏仲書云吾友生平介然之性不欲以身該累人可謂深知行素者令諸同志縱力不能周行素之家

雖周之非行素之欲而去其所不可以成其所可則固非諸
子力之所不能而又為行素之所甚喜以酬行素不大可乎
余故因哭行素而并以告我同志且質之行素也

祭上壽祝伯母文

嗚呼伯母之壽竟止此乎憶伯母慶八十之明年即吾母之九十壹觴相祝至驩慰也吾母壽九十有三伯母壽八十有五皆不可謂不幸矣乃吾母小祥之辰即伯母大殮之日確聞伯母之訃而不知涕之何從也嗟乎伯母猶吾母也確每過省老母未嘗不在堂以猶子遇之奠吾遠也古之君子有詠蓼莪而隕涕者況通家至誼死喪期日之相感觸乎嗚呼自母之夫子士瞻先生以純德積學而終身不祿伯仲子光候夢昇又皆以盛材而遭亂相繼殀折又前年有季子公幹

冢孫子久之喪母之哀若荼痛殆未有已時碓既蚤失怙伯仲叔氏竝後先見背大喪一兄子之壯長者天倫之痛若合符節竊恨吾母辛勤鞠育於碓等既多舐犢之愛而伯母之聖善尤篤慈惠此天性固然向使吾兩家天親晏然倫序无闕有以慰二老人之心其壽或更不止此而天不吾佑故可痛也故不惟痛伯母吾母而猶不能追痛於兩家之父兄與子弟也碓自去秋以來哀病日迫幾有不勝喪之憂而吾舘老丈復善病聞母疾將亟之日正于疾方困之時碓故不勝悼痛勸其節哀順變至再至三幸賴母之靈舘老之虛受獲

養其无窮之身咸禮兼至鄉鄙稱孝感焉其更愛日惜時亟襄大事以慰伯母平日惓惓之意也其何可或怠矣以確等沐猶子之愛於伯母之喪宜亟酧一奠從奠哭者之後而自屬纊至於此幾四旬日矣皆以確一人病困未能扶服之故也辠何辭哉抑伯母猶母也蓋憐其疾痛而驕縱其過也有日矣其不以確等乳饌之久從怒而遽棄疾之也必矣尚享

# 祭陸伯母袁太孺人文

維歲辛丑秋七月之杪我伯母之訃至龍山龍山諸子皆驚相告曰以景宣之孝而有母喪將毋過毀吾同人其亟往哭毋且以慰陸子而久苦旱涸奔哭无路海忽至季秋又來告乙酉之變矣然後廼偕諸子馳二百里執紼祖奠而告皐焉設異可追也嗟乎雍等之與交景宣在喪亂以後而交之之深尤在景宣謝社事慎交游以後景宣之賢實裨益我要之豈无本而然乎自乙酉之夏毋實許仲子之死遂與伯子及諸子仲子之子高偕隱之節至於今靡悔變故以來同人大

多引邈然无若母家之衆盛者夫姑自遠設其短耳更无若母家之皆賢有材者向非參意慈母諸子雖欲行其志夫何可易耶某等以是益幸交景宣易附猶子之義盖猶冀吾母之所以教景宣諸子者並以淑某等於无窮也而遽捐棄乎母既耻言禄養益專以古人之學勵属諸子孫而諸子孫之才尤足以發之每佳時吉日則高堂之上觴詠並進母夫顧之色喜謂可以樂遐年亡何樂去悲留家國之痛纆綿无已比乎晚年尤滋端緒自吉陽先生中身不禄而後大行之痛既絶恒理往歲又重毀裴太公之喪隨又慟愛女之喪而孫輩

孫女殀殤相繼鬱攸告警資儲蕩然生人之艱投遺畧盡老人多懷遂遘閔凶痛何如也尤性景宣之診母多精思處方輒奇中某等每聞母疾曰有景宣在必无恙已而果然如是者數矣今竟不可瘳耶前年母嘗身參附疾附適涌貴至一附直三四十金凡服數十附而後起深嘆景宣之孝能破家活母今聞又甚焉幾至毀身夫割股非孝景宣豈不知之蓋我母之教然耳昔我母之顧吉陽夫子與來太母之疾如是嘵乎以伯母之淑孝而壽不過者景宣之善璧加以格天之誠而不能復起其母歟雖然使景宣為之效吾尤不顧景宣

如此為能奉母教也人子欲生親之心固无窮父母欲生子之心愈无窮往既不諫來猶可追我景宣其又可過毀以恫慈母之靈乎禮五十不致毀今且近卒哭矣我景宣其重自愛一節之士君子不居某等方將與景宣益進求其遠大期无媿古人之學而止乃所以終母之教也而吾母之所以啓佑諸子並以淑某等於无窮者又豈以生死易心哉故歆以告景宣者并告我母尚饗

龍山告先師友文

嗟乎凡物有真即有偽此自古已然況茲世乎故小人以竊財物君子以竊祿位乃至功名可竊氣節可竊與夫道德仁義理學性命之精微而无不可竊久假不歸烏知非有復何真偽之可辨乎獨此未死之良心時隱隱發現於行道乞人清明平旦之間從此滋培長養庶或有還真之一日而旦晝萬鍾時或敓之亦足悲矣陽明先生无可如何故專言良知二字即孟子之苦心乃言未脫口而學者又爭竊良知以去奈何哉劉先生有云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良知知之未嘗復

行是致知此王門真血脈蘿石大云所謂良知只是能知過所謂致良知只是能改過吾友祝子嘗向同人言遷善改過之學而當時有以先致知為言者嗟乎舍遷與改而又何知之致乎某近大絕口不敢言學但自痛省痛病在不老實乃日學老實愈覺不老實可知此兩字工夫正未易湊泊則吾同人中或大有與某同病者又惡可以勿學也如言其所无非老實也即言其所有遂可謂老實乎必也言所當言斯可謂老實矣而即言所當言四字大未易承認矣則推而廣之凡學者一切浮夸囂競之氣固須極力湔除而鄙固偷懦之

病將復蘖之過與不及皆非老實老實之學走作不是一綫出乎中庸即入乎㽞獲陷穽危乎危乎古人所以戰兢乎深薄者良有以也居今之世退藏誠不可不孫而温恭節儉寡言慎動尤是退藏張本而尤未盡乎此也孟子曰无為其所不為无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或曰莫即是致良知否敢以質之先師炙

哭爰立姪文 甲辰

嗚呼我爰立之死已二旬矣吾至今不信有此事也豈天命已定不可以人理測耶何敢善勿倦而終不可回天數耶始汝甫病一兩日自知不起遽撥置後事吾謂汝妄耳汝病必不死亡何卧病四十有七日而竟不起也汝果何所據而自知不起雖汝言信矣而吾終不汝信也非惟不信汝死也自前年汝媍之喪今秋汝長子之殤吾固已疑天道矣以汝媍之樸勤柔愿法不當殀而竟殀也汝長子之溫文馴默法不宜殤而竟殤也門以內之可恃者惟此兩人而天皆奪之矣

而又以身殉之乎始吾見汝哭殤子而哀勸汝少自解而卒不少解固知汝必病豈知一病遂不起乎昝翔光之死已極憯毒然猶有弱㛮忍耏若以撫孱孤大賴汝時為之左右也今三子一女誰依賴雖有汝兄弟以為之父有汝姊以為之毋有汝友以為之師外内夾輔庶幾有成而東西分隷童幼離析視此遥遥其何時有所成就以一旦慰汝地下也三孫中惟崟孫年長差有質性可望有成崟孫成則一妹兩弟皆有所賴以成矣汝病中惓惓者惟此而已矣知伯斐欲爾必不負汝吾崟孫其果能不負伯斐欲爾否也异日者一變

至道循循然惟師長諸父之言是聽率禮寡過是爾孫之所以孝於爾父是伯叔欲爾之所以信於而友是我與汝伯季之所以惠於猶子與兄弟者也汝庶可瞑目於九泉之下否乎爾孫爾孫其無忘父臨歿丁寧之意也烏乎我老且病懼旦暮之不保常欲以後事屬汝而汝反先我死乎己亥八月之喪我欲改先塋而深之諸兄子皆不欲痛哭諫止汝大泣告我曰事須爲之已漸可矣吾勉而從汝遂因循至今不幸汝遂溘死誤我大事汝獨無遺恨乎諸未了事待汝以了者何限而汝皆委之而去乎宗人之哭汝者曰我宗族有事待

汝參定也里人之哭汝者曰吾里鄰有事待汝拯濟也良友懿戚之哭汝者曰友朋之義非汝弗敦姻戚之情非汝勿周也而況我一家之內之人乎而況我之老且病者乎而今復何望乎且而三子一女之不暇恤而遑問其它乎茫茫天道固如是乎嗚呼痛哉

# 哭長翁叔父文 丙午

嗚呼碓老病龍鍾歲月彌進常懼先朝露不及待叔之歸而叔竟先我逝乎前月廿五夜夢從諸叔父會文叔祖司馬公督之甚嚴忽怒不可解碓從旁甚稱諸叔之才且好學甚幸无它虞司馬公爲之霽顔驩咲死若平生正反側驚疑聞而兒子翼已從床頭傳叔父凶問幽明之相感一至此乎大可異也憶碓之愚戇落落寡儔惟叔父當年畧其形骸示之肝膈雖絶塵之姿已先驅王路未嘗不還顧駑蹇加之鞭策每吕千秋共相期許革命以後更極綢繆城鄉往還唱酬靡閒

固白雪調高非下里所能屬和而時裳節取謂可感發性情十餘年中此為最密迨亥子年間碓自以老於諸生因病告退初非好高而叔父更承嚴命出從王事萬非身已入之相知賢相知心雖動寂殊感而彼此一致猶之乎前日也徒以山川遼越音問久疏二十年來窅如隔世叔父遽疑其有遐心謂仲襄叔亂初何无一字致我嗚呼痛哉蚤知叔輕重碓之一言碓雖病必力疾脩數行附候起居無趣歸轅叔父或立變色告車若信陵之於毛薛未可知也而襄叔客游厚弟遠省並未相知无由附致拳拳叔父竟留滯中途終不及歸

已死白首茫茫永无見期長恨何如嗚呼人生實夢吾又烏知夢之非真而死之非生乎疇昔之夜吾叔父子兄弟固究然一堂既死者形魄不死者神明况吾叔之文章氣誼決不隨泯没者耶樸翁大叔閒嘗與碓嘆宗法之陵夸而民彝之泯亂也㝵徽祖宗之靈若吾叔之質心直行庶幡然言歸共相維翼以固宗盟澆風其有變乎而今已矣无可復望矣維樸叔與某等大皆僻處孤村白首无聊日冀倖吾叔之歸更追前好故去夏聞吾叔歸信各賦詩志喜何意又成虛願既相痛叔又各自痛也碓衰病日增駐世非遠及泉相見真轉

眼間事假形傷泣安知非夢要自不能已已耳烏乎

〔補〕悼錢厚菴文 癸卯十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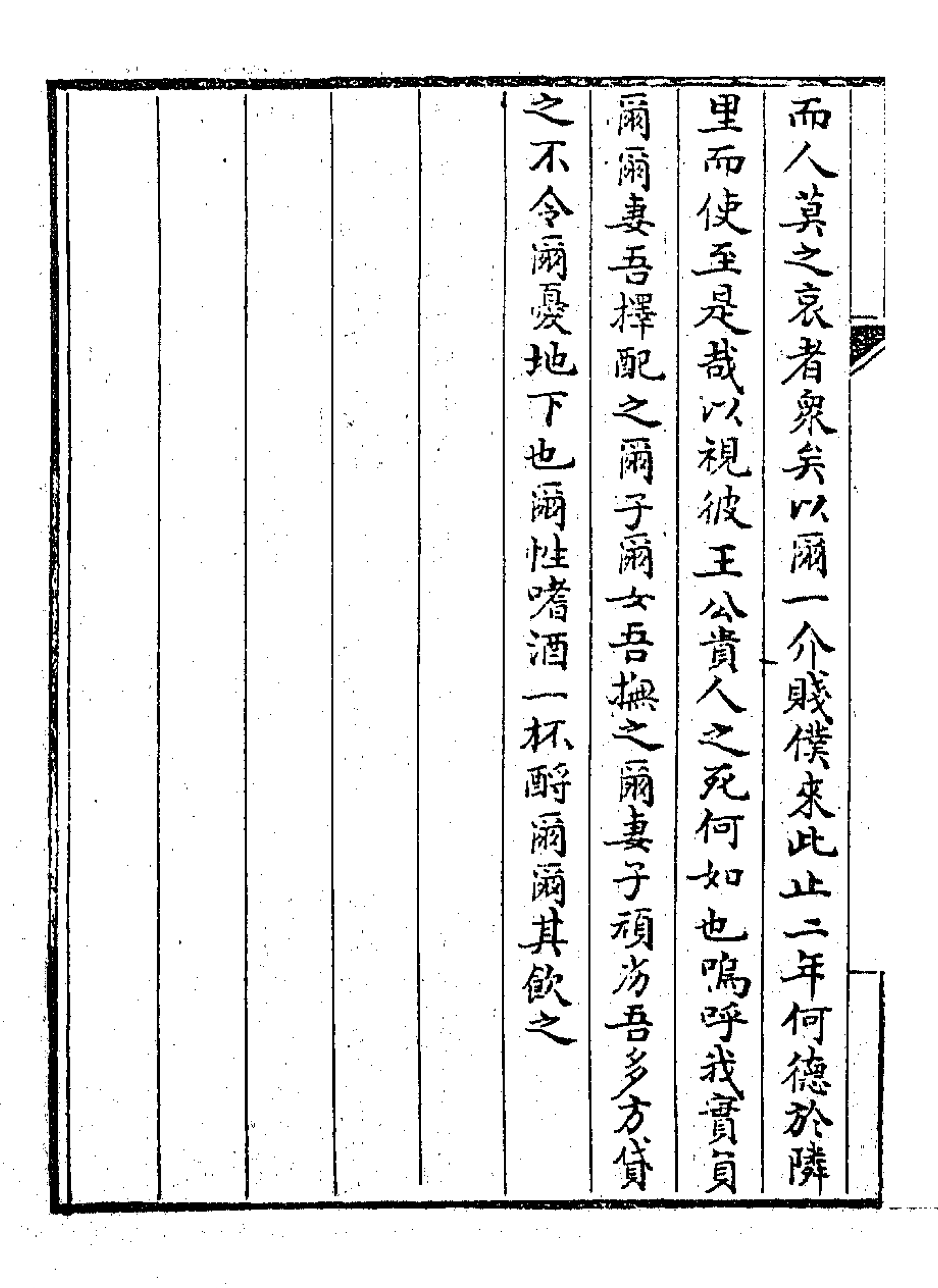
嗚呼以確與先生相慕之誠而不及生相見豈非天哉確之知先生也以許大辛大辛津津言先生之德有不能忘於心者數端亦遂不忘於確之心也會確連歲有允母之喪幽憂疾困出門之日少辛丑春嘗同祭于養吾一叩先生之廬而先生偶伏枕未出見再宿而退其明年四月南湖之會先生又以疾沮臘月之望先生至郡居確亦以事至禾竟交臂失之今年秋聞先生病欲走候屢矣又以確新受鍼灸發云百日之內未可以有行也復不果大辛云先生神氣清旺偶得

疢疾當漸差竊幸奉欬之尚有日也而先生竟以是終痛何如也聞先生亦誤聽友人言謂確有畸人之行也屢欲枉顧而未果然乎否耶確今年正六十少先生八歲頭須盡白衰老之狀殊不足觀今新得偏廢疾手足漸不隨當不久與先生相見先生其無以不及見僕爲恨也先生體受歸全見於大辛考終之說雖死無恨惟令子蚤年失怙惸惸可念然是父是子吾知其必不負先生之志之事況有商隱以爲之兄張考夫以爲之師巢端明以爲之舅左提右挈必能長養沖性以日進於高明無疑也去年於禾寓見考夫之館役將命

溫謹曰異哉錢先生之僮有君子之風盛德之及如此乎項
大辛來言二僮之馴德種種可述且所見與俗絕遠先生之
德漸漬於僮僕者尚如此況式轂之似乎二三子何患焉然
喬嶽之高仰之者非一人廣川之澤被之者非一物一日而
逝士庶焉依確所以咨嗟於未見者亦非止為先生痛為斯
世斯民痛也去年十月蒙先生恭布之惠以杜書孝經為報
緘封久矣為欲面致故踰年未達今聞先生之訃出所封視
之不覺涕然敢徹納之令子并以告先生也嗚呼

## 哭亡僕顧忠文

嗚呼痛哉爾之自葉來也以吾渭陽之故不忍棄爾遂以爾夫妻而南爾來二年家中內外小大皆安爾惟爾之良力田十畝連遭大旱困於行水猶歲收畝二石惟爾之勤吾以爾故欲闢婁東地數畝結茅親稼以終我老農之願而爾竟死吾事遂不復濟矣乎爾之生命固止此已乎吾之不德而天殺其輔乎嗚呼痛哉自爾之死家中人稱爾善不容口出步田間遇里隣父老子弟皆稱爾善不容口皆言未脫口而涕隨之宜吾之痛爾不置也嗟乎世固有王公貴人生極顯榮



而人莫之哀者衆矣以爾一介賤僕來此止二年何德於隣里而使至是哉以視彼王公貴人之死何如也嗚呼我實負爾爾妻吾擇配之爾子爾女吾撫之爾妻子頑劣吾多方貸之不令爾憂地下也爾性嗜酒一杯酹爾爾其飲之

# 墓誌銘

## 查氏石家漾三世合葬誌

嗟乎族葬之興廢古今之大利害係焉豈不重哉予悲三代以後之民盡昏昏如醉夢也病狂者也嗟乎此醉夢者何日之醒而病狂者何日之瘳也豈惟俗士哉予向者從兩陼先生游即聞其痛詆葬師之說予時猶未離乎醉夢與病狂者也而心竊竊然非議之謂迂而僻者耳有意矯俗者耳又閱十許年而僅然覺悟則彼醉夢者詎易醒而病狂者詎易瘳也蓋葬師之說行則族葬之禮廢此不兩存之勢而查子石

丈之母許碩人兩膶先生之伯女也遂能篤信先生之教脩行古法倣周禮族塟於其所居後數十武名石家漾者啓土合塟存宇公而下共三世則自三世而四世而五世以至世世苟有尺地之贏又何不可以合塟也賢哉碩人可以為後世法矣石家漾之塟肇自崇禎龍飛之年塟查存宇公洎配徐碩人於祖位存宇公之子惺玄先生洎配董碩人於昭位孫其皇君於穆位計合塟存宇公徐碩人之年其皇君已死而惺予先生與董碩人尚无恙也則虛其昭而先祔其皇君于穆又歷兩甲而惺予先生與董碩人相繼下世皆已合塟

令年五月而許碩人又棄吾石丈兄弟而死卜以某月某日
葬于是而三世之葬既畢矣石丈子乃始踽踽然奉其三世
之行述以請陳確曰微子言吾固稔知之昔吾父與爾祖惺
予先生爾外祖兩隱先生交最深洎吾伯父凝菴先生益日
文酒自豪放浪形骸之外吾父最號醇謹則斗酒過從故大
不廢諧謔也嗟乎痛哉吾父病且死猶拳拳爾祖爾外祖對
余小子言未嘗不呼查伯許叔也嘗言查伯尤蚤慧材益放
弱冠受知於邑侯陳公某有非常之目懼其恃材而弛學也
為假館于邑城之安國寺朝夕督課每候至寺則屏從者徒

步猝臨查伯所覘勤惰覘術愈工而查伯所以應侯之覘大
愈巧每侯至必執卷端坐侯去則恣所之凡青樓歌館鬬雞
蹋鞠諸戲應日不給而材智神敏於侯之所課大不至廢闕
一日侯過閤有事相屬否查伯作色有頃徐曰退之有云感
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侯斂容謝去其風骨奇曠皆此類也
而查伯與許叔兩人居尤近益相慕悅爲忘形交酒後耳熱
則竝起舞或時演古人一二軼事以快其胷中之憤不顧世
之非笑時查伯富而許叔貧兩人初不知其誰貧與富也遂
定子女之婚已而富者貧貧者貴貴者大无救于貧故兩人

之交白首无間然余及見兩先生時許叔固忼直自愛聲震
鄉國而查伯雖病廢猶屹然先輩典型似於向所傳聞不類
而查伯母董碩人之行尤非恒情所堪召碩人之賢而不見
畣于惺夆先生碩人安之若固无終風之怨而以一夕之夫
媍上承孤緒下衍无竆雖天實佑之而查母之處此極難矣
惺夆先生好外嬖則視外嬖之子如己子碩人夾視如己子
惺夆先生所以禮碩人者愈疎而碩人所以順先生者盖至
惺夆先生賓客盈堂聲伎雜坐娛心悅耳之事喧填不絕而
碩人之空閨寂然衣資蕩然盖佐以晝夜辟績之勤盡以供

夫子之揮霍而恬然若吾分內事也坤之象曰厚德載物若
碩人之厚无以加矣後嗣之繁昌有㠯哉其皇君夫婦獨能
以勤苦振起衰緒甫十餘載而中廢之産稍稍復居之頹者
大稍拓无何適有濬河之役其皇君疲于奔命以死許碩人
獨受承之兩大人之傫然者惟碩人是奉諸孤之竸然者碩
人是教是育三世之窀穸碩人是營公私紛沓之務碩人是
理卒之內外咸秩細大畢舉令石丈兄弟雖皆貧士哉然堂
構晏然墳木蔚然孝友之風蒸蒸然書詩之澤盎然非完人皆
碩人之㠯也碩人之功於查不薄矣自惶予先生而上為存

守公其行事盡軼不可攷大抵皆有隱德故世嘗言　公當諸
伯叔兄弟蟬聯鵲起時獨能扃户潛脩某官某公從弟也具
冠服拜謁公方啜麥糜即命啜糜已謝去竟不一送又嘗之
武原期一人於某所不至追閶而返幾及禍人謂尾生復出
即此二事可想見公之為人至如惺吾父子之天性孝友能
急人之窮有足多者惺吾先生迎養適楊之貧姑若夫與子
分食食之分居居之終其身不倦敬養外祖徐公為之築室
賑萬歷庚寅之饑捄族人敬　公之貧設法釐義田之弊使
人有實惠若此等事皆日不暇給而其皇君之殷殷念從父

蘊庵之貧勸遺不絶皆好行德自其性也匪獨存宇公父子祖孫閒九世有闇德云董碩人之甘貧習勞而却千金之饋有烈丈夫之遺風徐太碩人之孝稱於其姑慈德著於再世石丈子嘗涕泣言自吾王父孩時善病瀕死育於徐太碩人至請以身代憂吾大母之不宜於大父也而計紿大父身與大母有身嗚呼偒哉非吾徐太碩人吾家无炊火矣陳確氏曰嗟乎有呂也而世或未之祭也謂夫惺∕先生之廢其業者或乃所以起其業也董碩人之不有其家者或乃所以有其家也故可見者許碩人之功而不可見者其先世之德也

然則石丈兄弟之澤豈有量乎可不勉哉自存宇公而上為
貢士鳳巖公鳳巖公而上為高隱養虛公自養虛公至惺〻
先生四世皆獨子不惟然也於惺〻先世〻生之世勢必无子
而卒賴子且又多孫豈非天耶自養虛公而上為大理寺左
御雪坡公雪城〻坡公而上為福建按察司僉事一愚公一愚
公而上至始遷為均寶公由樵李徙表花又上二世為千十
提領公由新安徙樵李代有聞人詳在家乘不具述存宇公
諱　字　號存宇生　年　月　日卒　年　月
日配徐碩人邑諸生諱至言女生　年　月　日卒

年　月　日皆以　年　月　日合葬石家漾新阡子一
即惺予先生諱　字　號惺予爲邑庠生生　年　月
日卒　年　月　日配董碩人孝廉董雲臺女生
年　月　日卒　年　月　日皆以　年　月　日合
葬石家漾祖塋之昭一子即其皇君諱　字文則號其皇以
年　月　日葬石家漾祖塋之穆配許碩人淮陽太守
許同生先生長女生　年　月　日卒　年　月　日
以　年　月　日合葬穆位禮也爰系之銘其詞曰
陰陽之義前宅後墳旣聚而居夫聚而窆誰能行之惟許碩

人哉學周禮呂式子孫百千億年青于白雲